# 高牆之外

## 1

硬皮鞋跟踏在石板地的聲音漸漸進入他的意識。有罪之人從虛空中漸漸回魂，迷離的意識逐次凝定，爾後他聆聽到聲音。

叩、叩、叩、叩⋯⋯⋯⋯。音聲如此奇異，卻又如此熟悉。有一個人走過來了，他開始聽懂這是鞋跟踏在石板地上的聲音。一雙有跟的鞋子，文明人的鞋，青耳人的鞋向來是芒草或獸皮，他們接近你無聲無息、離開你也是悄然靜默。

那這又會是誰？

他警醒過來，驚懼、期待、茫然、希望，這四年來從沒有一個文明人走向他，他是有罪之人，離棄承諾之人，言行相悖之人，他離棄了自己身在往昔世界的責任與義務，那世界對他也全無庇護，而現在，身為青耳大地上一個赤裸裸的生命，連最基本的基本，他也難以負擔。

門扉開啟，一道門形的光映在地上，他看見地上的影子，聽見一個女人用故鄉的語言說：「來自文明之星的夏年，四年前和交流青年團來到此地，後來和西曬部落的女巫前往水源地的人，就是你嗎？」

夏年抬起頭，讓女人看見他的臉，扯開渴了好幾天的嘶啞聲音說：「在這裡，人們都稱我『無能承擔之人』，在家鄉，根本沒有任何人知道我。」

女人說：「我知道你，我認識你的父親，也知道你還有一個弟弟。18年前，我和你的父親搭同一艘船來到青耳，那時候我見過你一次。我有能力幫助你脫離現在的處境，而我手上剛好有一件事可以交給你去辦。」

夏年坐在地板上，鐐銬限制他的手足，饑渴與乾燥佔據大部分的思緒，他很想以語言抗拒告訴眼前這名不速之客，例如「我什麼事也不想做」或「你找錯人了」。然而，難以割捨的生命之渴望驅使他的口脣悖離意志，他聽見自己向女人說：「若妳能把我帶出牢房，給我吃飯喝水，我將會仔細聆聽妳的訊息，然後全力以赴。」

×

夏年跟著女人身後穿越陽光，無人看守他們，僅有一兩個青耳人零星地遠遠觀望。女人在井邊將水罐乘滿，滿足了夏年的渴，爾後他們繼續上路，直到起伏的沙丘隱蔽了視野，夏年看見一架由金屬造成的交通工具靜止在沙地上，鏽蝕落漆的表面隱約可見都城的徽章——鋼鐵太陽。

女人留意到夏年因文明而起了情緒，轉頭對他笑了笑：「有一天我決定離開營地，深入青耳，開了這輛車走。青耳風沙很大，為了移動方便，非常努力保養，好不容易用了18年。拜它所賜，我比大部分的青耳人，去過更多地方。不過，也差不多是極限了。」

進入金屬的船艙後，女人遞給夏年一碗用黍類製成的糊狀餐食，不如夏年預期的款待，但他真的是餓了，狼吞虎嚥之後，靜靜感受食物轉化為能量，能量再驅動身體各處的覺知。對於身旁這個怪異的女人，夏年開始有了比較實在的感受，女人看起來五十歲左右，有一張瘦削剛強的臉，灰色的眼瞳讓原本就顯得冷淡的態度更加冰冷。

女人察覺到夏年打量的視線。

「你是不是忘了什麼？」女人的聲音有些不滿意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把你帶出牢房，也給你吃飯喝水，你是不是壓根沒想過要說聲謝謝？」

「啊⋯⋯⋯⋯」夏年發出了一個尷尬的聲音。

「你怎麼想的？」

「我想說⋯⋯先聽聽看妳打算叫我做什麼，說不定我們談完，我又被妳丟回去了。」

「你藉口很多，就算我把你丟回去，你已經吃的、已經喝的，也不會吐出來。」

「妳說的沒錯，真的很感謝你。」夏年屈服了。

女人搖了搖頭，「難怪和我講到你的人，都對你很不滿意。」

夏年問：「他們怎麼說？」

女人說：「他們說你毫無覺知，難以役使，總之，就是個沒用的人，也不打算學。因此你的靈魂無法茁壯，你的罪也離不開你的身體。」

夏年不說話了。女人也不接腔，用沉默靜靜壓制著他。

過了不久，夏年意識到他應該繼續和女人交談，用以突破當前一無所知的困境，他問：「剛才我彷彿聽到，妳和我父親是同期來到青耳的嗎？」

女人看了看他，說：「25年前青耳星系的航線確知之後，第一時間我就申請了短期探勘，政府有比較長遠規劃是7年後的事，那時候才搭乘艾斯波諾號前來定居，我丈夫也一同前來，我們的女兒在青耳出生。關於你父親我沒什麼很深的印象，只記得他是配有武裝的航空師，營地剛建好不久，他用槍枝威嚇了接近營地的青耳人，青耳人以眼還眼，在他死後取走了他的槍枝。你在青耳待了這麼久，應該知道我說的是怎麼回事吧？」

「來通知我們的人，說他誤食了有毒的食物。」

女人說：「一部分的事實，青耳人把有毒的草根汁和清水混在一起，讓他誤食。如果不是為了以眼還眼，以當地人的信仰，不會碰觸死人的物品。」

夏年說：「我對青耳人沒有特別的仇恨或情感，無論父親為了什麼原因無法和我們在一起，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，都不會因此改變。」

女人說：「到了。」

夏年看向艙外的世界，巨石林立於草原地，這裡想必是一處水源。4年前夏年曾經允諾要前往，卻從未抵達的地方。

×

女人跪下，用青耳的語言感謝諸神，掬水洗淨顏面，而後再次掬水飲用。

「你如果不知道要做什麼，可以直接模仿我的行為。」女人說。

夏年跟著做了。

他們臨近河畔，揀一處平坦的大石，盤膝坐下。

「願諸神看守我們的言語直出內心，形成對話，共視未來，引領行動。」女人用青耳語說道。這是青耳人正式會談常見的開場白，內涵如字面所述。在當下則是宣告女人準備要說，邀請夏年凝視聆聽。夏年於是將雙手在膝穩放，背脊打直，凝視對方的雙眼。

當女人正式開口時，已切換回文明世界的通用語，她說：「我直接告訴你行動是什麼——我的女兒在青耳出生，和你弟弟同年，6歲時，在我的要求下，長老祝福了我的女兒，然而她們還未經歷完整的體驗，就被其父親帶回都城。我有自己的任務在身，無暇處理她的教育問題，但我明白都城的教育無法開啟年輕的生命，我時時刻刻擔憂我女兒的靈魂無法受到滋養，我要求你到我女兒的身邊去，讓她重獲水源地的祝福，使其見證到完整的樣貌，靈魂因而得以接受鍛造。」

夏年問：「妳要求我做的，是一件有能夠完成的事情嗎？我聽起來這番話像是所有的父母親都有的那種期望——但沒有人知道如何達成。」

女人說：「我要求你發誓達成，至於實質的行動，只有三個：第一，將青耳之水帶給我的女兒，在充分信任的前提下，讓她完成儀式；第二，你必須承諾陪伴引領，運用所有的資源鍛造她的靈魂體驗；第三，在任何時候，你都必須誠實以對。直到她滿18歲，若你堅守誓言，就算有效。」

都城的文明對年輕人的指導的不充足的，的教育無法開啟年輕的生命，

是不完整的，

我要求你到我女兒的身邊去，將青耳的水帶給她，引領她重獲完整的體驗。

其中一個接受了水源地的祝福，另一個沒有，現在她們都在都城，

然而她還末經歷完整的體驗，靈魂在滋養之前，就被攜回都城，，

。我要你回到都城，」

『全部』。

領受過整體的體驗。

仍屬於個體，

。

的時候曾接受青耳之水的祭典，

和你的弟弟同年，我

位在都城，和你的弟弟同年，其中一個在都城，

任務是什麼，

解釋之前，先說結論，我有兩個女兒